



單元一： 模具 型板

2023/9/13

樟木的香氣，不斷從我掌中竄出，我正在凌遲樟木片。凌遲的酷刑，自五代開始，號稱史上最殘酷的刑罰，從宋代120刀，到明朝已經變本加厲削了三千多刀，遲至英國人訝異地呈遞說帖下，清末才廢除。

樟木犯了什麼罪？我切削它上千刀，只為了12片模具型板，且為了美麗的弧度，更得反覆削磨。

「老師，樟木的氣味好耐聞，為什麼模具型板用樟木？」

「因為我剛好手邊就有樟木片啊！」



細工鋸、F夾、繰小刀、拇指刨刀*4

第一堂木作小提琴課，老師拿起桌面的陳列物，像唸符咒般，讓我一一查核了工具清單後。直接下達今天的課堂目標：依老師的樣板切裁出一樣的模具型板。

12片型板，最短的6公分許，最長45公分，寬度3公分。相同的地方在於都有不同的弧度，尤其長條型板，兩端外緣最寬，中間則是美麗的腰身，凹陷得玲瓏有致。必須不斷滑行拇指刨刀，由大尺寸的刨刀漸次到小尺寸的刨刀慢慢細修，方能看出圓潤的曲線。

鉛筆在半公尺的的長木條上確定分際，先以工程鉛筆劃清楚界線。兩條長型板占去大半木條，其他小型板可以劃得鄰近些，才不致耗費太多功夫削下；但又不能彼此緊鄰相接，畢竟細工鋸走直線來回，不容彎曲。

對面的西瓜同學，已進入第二學期，今天的要務是打磨提琴的面板。以前輩身分指示我用細工鋸切鋸出大致長度，因為老師同時有進度不同的八名學生，得遊走其中說明和示範。滋滋滋滋——施力不一，我還沒抓到訣竅，竟然在工作桌上鋸出淺痕。被老師發現後，拿出F夾，夾緊木條後用細工鋸輕鬆來回幾下，便應聲解體。西瓜說老師好像每一次示範都不一樣，我心想：老師也在授課中一次次進化吧？

細工鋸完成大致裁切後，上場的是繰小刀和拇指刨刀的相互合作。先用小刀削去大塊木邊，再用不同大小的刨刀刨出一卷卷木圈後，才能使型板的弧度圓順得可以讓指尖開心跳舞，而非停滯。

雖不怕刀鋒，但還是借了同學的紙膠帶纏了左拇指，因為處於最危險的警戒區。剛開始鬥志高昂，展現自己對

削木頭的老到經驗，噴飛的木屑大而密集。兩手憑空回動刀，彷彿縮小版的武俠練功。

但木頭不是豆腐，繰小刀也非削鐵如泥，我還必須趕在放學前加速。完成一半的型板後，我時而手肘撐著桌面，用刀刃一層層剝去，時而兩手放低更換支點，右手有些關節甚至因粗糙的工作服而磨得紅腫。左手是防守方，持續緊握木片，右手則主攻使力切削，硬是用刀刃的強勢壓制趨於下風的木片。

每完成一片，手指的痠疼感也加重一成，兩隻手掌的僵硬是必然的，削刨出指上及掌緣的一些細小刀痕，也沒有什麼稀奇。同學還冷說旁邊有冰箱，冰箱有冰塊，可以保存截肢。

（「但斷指不能直接放冰塊裡，得先放進生理食鹽水清潔，降低感染喔！」我沒說出口。）

說說工具，課堂使用日本製造的三木章職人橫手小刀，三木章是上百年的刃物鋪，青紙鋼鍛造的刀刃，硬度高耐磨且鋒利度持久……我看著食指關節旁慢慢滲出的紅，不吭聲，走到醫藥箱，拿出液體絆創膏，只一滴便止住了血的流行。

不同大小的拇指刨刀刨出的木屑，似一條條帶有樟木香的蛇，自成迴圈。若凝神閉眼，靜默端坐，把大電扇的風吹當作清幽竹林的微風，甚至有些禪味。

木蛇們在工作服上占領了大片領土後，又不斷被我抖到地面，雙腳踩下去窸窣有聲。隨著工時拉長，拇指刨刀常被木屑卡住，得使勁將木屑拉扯出來，或是轉出刀刃，清理後重新開始。刀刃復位時，太凸出反而卡住木料，太

切平又削不出木片，必須是恰到好處的角度。

緊握著木片和器具的部位出租給手作魔魂，被賦與課程的必達任務，只能偶爾停歇做十指抓握的舒展，絲毫無法懈怠。接下來第幾堂課手上會長繭呢？我相信越快長繭代表越快進入木作狀態吧？

最後，當一打模具型板在工具墊上一一排開，真是優美與壯美兼具，那是汗水、手力和專注力，持續好幾個小時以上的成果。木屑香氣落下處，擔任提琴小廝的我，拿著掃除工具雀躍清掃，先前老師說完成了就可以提早放學呢！結束初體驗，像小學生般，揹起書包，和老師、學長姐們說下星期見！

造真

「如果我必須離開這個世界，請容許我保有尊嚴，並且寫完最後一個句子。」

看到這段話，我吸了吸鼻子。

天氣冷，又過敏了。看來，媽媽是無法寫完最後一個句子了，而連最後一個章節，最後的結局，我都還找不到。

Julia正扶著她往洗手間走，主要靠著助行器。助行器一下子歪向右，一下子歪向左，還好助行器不是買媽媽喜歡的快速滑行那種，不然意外會更多。媽媽變得不怎麼信任Julia，自從上個月Julia撐不住她，兩人一起撲地後。

被媽媽壓在下面的Julia，傷勢比較嚴重，到現在還在復健。但可能復健比照顧老人開心吧？Julia非常喜歡去診所和人閒聊，每次回來都像撥雲見日般，吱吱喳喳恢復年輕人應有的模樣。

比起其他人的諸多嫌棄和挑剔，我覺得媽媽並不算難照顧的老人。只是牢騷仍是沒關緊的水龍頭不斷漏出，再加上無法自理的生理需求，以及心理上缺少安全

感，長期需要陪伴的狀況下，家裡總縈繞著媽媽不間斷的呼喚聲。

這是一早的第幾遍了？六還是七？我想起紀弦的詩句：「手杖7十煙斗613之我，一個最不幸的數字！」但我並不覺得13是多大的悲劇，13號星期五不過是自然運行。所謂的悲劇是：完全失去自主意識，任人擺布。

老人家頑固的點很多，其中一項是：一直覺得有尿意而坐立不安，又不願意示弱包上尿布。這幾乎是所有老人共通的問題，因此，生命最後的旅程，不在貪看風光秀麗的景點，絕大部分花在客廳和洗手間之間的累積步數上。那我呢？也許老後，乾脆在廁所設個電腦桌，玩回古老的踩地雷或Candy Crush。

「坐上的公車和想搭的車全然不同，是搭錯路線嗎？不是！是車開到一半，駕駛、乘客和站名，像翻牌一樣，瞬間被調換了花色。」

媽媽的文字紀錄散放在雜亂的檔案裡，桌機、筆電、手機，還有各式只見開頭幾頁有文字，未能書寫到底的筆記本。只要能記錄，她就隨手創作，少部分可以確定寫下的時日，但大多數她都沒註記。筆記本還可以從字跡的階段特性推斷，手機是最混亂的，好些備忘錄像層層疊疊的資源回收，我也懷疑自己真能找出線索。有

點類似回到高中時期，面對過氣的作文題目，想盡辦法辦一篇騙取高分的文字。

這年代如我一樣順體親心的孩子，應該都做成標本，以警後人？

坐在客廳打字，我彷彿圍了一個防護罩，不受四周的干擾，努力拼出一本前後呼應的書，但我就連拼圖總數都不知道，現在可能只是千分之一片。不忍心一輩子都想出書的媽媽留下支離破碎的殘篇，最終無人聞問，所以我在這裡竭盡心力。雖然我自己的夢想和別人一樣，都走失在庸庸碌碌的工作裡，但我一定要幫助媽媽實現這輩子的願望——出一本書。

我的浪漫假設是：在某個寧靜的日子，有點微風，或許傷感的雨也飄來一陣，作者是陶莉的小說如期出版了。

陶莉是媽媽最後一個筆名，但除了複製羊桃莉，我沒有其他的聯想。我還打算辦一場溫馨的小簽書會，應該是媽媽的終極期待吧？

她經常引頸期盼，寫在月曆上，熱烈得好像參與總統就職大典的作者簽書會，但每每回家後總是空虛不已。我知道媽媽沒說出口的話：所有的作家都比她幸運，用一疊強硬而有分量的白紙黑字，加上ISBN和數字，證明不可抹去的成果。

我總在心底安慰媽媽，只要還沒遇到死神，都還能再下賭注。我會找一些成天憐憫時事、妄想普渡眾生的網友，來請她親筆簽名，當然書是我預先準備的。

想幫媽媽辦簽書會的話，更要加快小說的出版，趁著她還能寫名字的時候。

這心願比起環遊世界八十天，當然渺小得可憐，因為現在是誰都可以出書的年代。但這責任重大，是媽媽最初，也是最後，更是唯一代表作。畢竟媽媽看了一輩子的書，就算失智了，也應該還殘存一些鑑別書本的能力。我不希望小說發行後，讓她唾棄自己的作品。

然而，她的病程能拖到小說出版嗎？阿茲海默症就像沉默的大海一樣深奧，每個人體驗到的只是不同的斷片，而且破損不堪。

有人在美國曼哈頓的河裡看到座頭鯨噴水，說那是驚喜嬉戲，但我覺得那尾鯨迷航了，牠的赫茲無法千里傳音，不然怎會困在骯髒的市區小河？每個阿茲海默症的患者，好似都在自己的日常上演不同程度的迷航記。

媽媽的「黃昏症候群」最令我畏懼，六親不認的程度，真的讓人懷疑眼前的老嫗是創造我的人嗎？她不像別人成為暴躁或吵鬧的困獸，一副在別人家作客的應酬模樣，嘴角微咧，努力擠出笑容，一直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？一開始異常優雅，慢慢地失去耐性，而後眼底沒了光彩，儼然這裡是人生最終的牢獄，而她被判定無期徒刑。

那麼我就是獄卒吧？絕大部分的我，也跟著陪葬。

我不禁想起馬奎斯的小說〈我只是來借個電話〉，那位天真的瑪麗亞，怎知尋常地借個電話，從此便被視為精神病患而長久囚禁呢？所以媽媽也可能覺得只是到別人家作客，便久滯不歸，回不去她熟悉的人生啊！於是日復一日的黃昏，再也沒有無限好的夕陽。

「混亂中抓到 世界的一隻腳 然後不斷推擠 又搶到右手 開心地 不小心掉了原本的頭 然後宣稱救了 全世界」

「部分代替全體 沒頭的他 無法抗議」

大海撈針許久後，我終於確定這兩段文字，是屬於同一首詩了，有一種振奮人心的電流通過。

然而「沒頭的他」是誰呢？媽媽不常寫詩，她總覺得寫詩是為了隱諱而痛快罵人，世上所有的詩人都是以筆帶刺，期望見血。在媽媽心中，小說才是最人道的創作形式。

根據她的說法，小說人物屬於無性生殖的概念，不透過生殖細胞結合而生，是

純粹由作家這位母體在大腦產出的生物。所有的小說人物即便有血有肉，有獨特的面目和個性，也不是真實的，因此就算作者或主角殺死再多的小說人物，也不會有創子手染血的罪孽深重。

像是《科學怪人》裡的悲劇怪人，用拼裝的屍塊，被製造成驚人的模樣。當怪人出場，連製造者都嚇得心神喪失，而以災難來形容。於是怪人便懷著被社會厭棄的復仇心，不斷殺害製造者的親友，即便每一樁命案都讓讀者群情激憤，但也讓人同情萬分，畢竟最該承擔所有罪狀的，是始作俑者的製造者。還好，放下書的同時，命案就煙消雲散了。

因此，媽媽說所有的謀殺只該出現在小說裡，而不是社會新聞，那麼便不至於帶來太大的恐慌。

雖說如此，所有的創作還是得負責到底，以免成為錯誤示範。

人類的能力尚且無法像瑪麗·雪萊筆下的主角，製造出科學怪人，但真實世界的野心尤有甚者，能製造出殺傷力巨大的武器，甚至單單只是小說裡人物的煽風點火，也能造成仿效的潮流。所以作家的真假切換機制要調節好，讓讀者一面適時投入，一面還能準備抽離，不要深陷其中，難以自拔。因此，媽媽經常使用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，這樣既遠又近，還能客觀地保留一定的想像空間。

當然，作家比一般人更感性，還是會為小說人物傷感落淚。媽媽早期有篇兒少小說，為了情節順利推展，非得把老黑狗寫死。我看見媽媽在書桌前擦拭淚水，我很好奇，於是看了那段，還和媽媽一起痛哭失聲。從那一刻起，愛粉飾太平的我，就不喜媽媽的小說。現實多苦悶，為什麼小說不是擺脫現實的美麗新世界？

呃！說到世界，這詩句是影射誰天真地想拯救全世界嗎？

只要「家庭」、「愛情」、「父母」這三個詞彙仍然存在，這世界便不需要被拯救。只要人類腳踩在自己的領域，不要把手伸到別人的範圍，不就可以和平共處了嗎？牽扯甚麼宗教理念和種族優越，所有的戰爭根本都是搶地盤爭權利，人死了燒完了就灰飛煙滅，期待什麼萬古流芳！根本和廟裡被膜拜的神龜沒兩樣。

如果我是世界，完全不想和人爭辯或抗議，既不想成為大同世界，也不覺得自己悲慘。媽媽則說：世界是所大學校，壞學生們彼此勾結，好學生則聯合師長，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。

「我丟棄了她！頭和四肢還保留著，但是軀幹，作為核心的軀幹，我找不到了。耗費了那麼多的心力去尋找，還是一無所獲，只得丟棄了。再怎麼不捨，我終究成為棄屍的人。」

這一段驚悚的文字，是在紙條上發現的，邊緣不規則，顯示撕下時很匆促。再三確認是媽媽的字跡沒錯，潦草而圓滑，很多筆畫根本懶得定位，媽媽年紀漸長後，已經對寫字感到不耐。她打字的能力比同齡的老人好很多，所以能靠電腦和手機隨時記錄。

這是分屍案吧？我瞬間變得更專注，心跳也跟著加速。媽媽殺了誰？為什麼要殺她？

推敲不出紙條的時間，因為媽媽五十多歲後，她的字跡大約都是牽拖的模樣。人字偏旁不是由上往下，而是從左下一筆拉高再45度直墜，像個箭頭，以銜接右邊的字形。而下面的心字旁，裡頭的兩點也是用一橫帶過。最常寫錯的，則是下頭的火字旁，四點有時還寫成心，熊態不分。

不記得媽媽哪一篇小說有分屍的情節，她說她沒研究過解剖學，所以肢解起來會不合理，即便她看了很多骨骼筋絡專業書籍，始終覺得醫學推理小說情節太牽強，分屍或搬運屍體不可能這麼順利，因此她始終不想挑戰棄屍相關的主題。

畢竟現實世界沒有庖丁，解牛不可能輕鬆得像是舞蹈，甚至肢解完還神態自若？早就腥臭滿屋、血流成河了。肢解人當然也是，就算有鋒利的手術刀，還得搭配電鋸吧？太可怕了，那滿天骨灰的畫面根本不忍想像，而且即便戴口罩，也覺得

吸到了奈米骨灰。

再說，人還是得有道德良知，不是要成天仁義道德，但寫多了殺人魔，性格也會變得扭曲吧？雖然小說裡終究是邪不勝正，連泰絲·格里森《外科醫生》裡的連環殺人魔也不例外。書寫過程中，作家的情緒應該像心電圖一樣起伏不斷，我覺得猙獰的臉孔在鍵盤下製造久了，應該也得轉移主角性情，換寫人性尚存的腳色，除非作家沒有正常人的情感。

媽媽曾說我喜愛的小說，只能是普級的兒童讀物，沒錯！我不喜歡見血、不喜歡有人過世，永遠想要皆大歡喜的結局，因此就算我看哈利波特，也難以接受生命被終結，無法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，連雪鴉嘿美都得死去。一路相伴的嘿美被佛地魔殺死，只是為了象徵哈利的天真結束嗎？如果說天真要結束在一件殘酷的事上，那麼嘿美的死，對我來說大概就是這麼重大。

媽媽的表情非常平靜，Tutu一邊看著電視劇，一邊餵她吃午飯。服侍媽媽得不斷變更菜色，而且要有強烈的調味。自助餐最適合她，我用九宮格的餐盒，去巷口的連鎖店裝回五顏六色的餐點，以滿足媽媽多變的食性。

老年人在乎被重視的感覺，加上視覺上的鮮豔多彩，便能一口一口裝進小小的身軀，給予該有的養分。

至於lulu，則給餐費讓她自己去覓食。媽媽飯後習慣睡足兩小時，那時lulu完全放鬆。這樣的自在是人權，在沒有人監視的視線裡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所有的小孩不都是這樣？享受爸媽不在家的自由，看A片吃泡麵外加鹹酥雞和洋芋片，好像不這樣做，就對不起自己一樣。

第一支A片是什麼情節我已經忘了，只記得是和兩位哥哥一起看的。當那些舔舐的畫面出現，我們都很尷尬。該有的器官都有，但不覺得是什麼動人的女體，更別提那些交纏的動作，我只希望那動作片快快結束，旁邊的哥哥們也沒有發出聲音。除了誇大，我感受不到其他。後來二哥拿回家的A片，雖然比較著重情節，但一方面有做壞事的心虛，一方面女主角姿色有限，所以大哥寧可想辦法看限制級的電影。

A片的主角少了人該有的靈魂結合，相較之下，媽媽找不到軀幹的情節，好像更令人膽戰心驚。

「我遺失了一首詩，以為得在深淵尋求，或者是山巔。後來知道，人心儲放著深不可測的詩意，如果我懂得探究。」